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13位ISBN编号：9787505718753

10位ISBN编号：7505718754

出版时间：2008-4-1

出版时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王雨辰

页数：264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 内容概要

一个是为了生计辛工军奔波的报社小编，一个是不工作却经常外出旅行的怪人。这样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却因为共同的爱好——猎奇，成为一对好友。他们一起聆听隐秘的古老传说，共同经历诡异离奇的事件；废弃的老屋中不断有人离奇死去，那噬人的恶魔到底藏在哪里；雨夜里黑暗和丑陋同时现身的七人众，他们所为何来；冰寒彻骨的冬日，美丽的女大学生为何宁可光脚走路也不穿鞋；独自一人处在封闭的电梯里，又怎会被离奇地割喉而亡……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桩事件之中都有纷乱难解的迷团，而在经历了犹如玩过山车一般的惊险和刺激之后，你所体会到的将会更多……

本书作者王雨辰，一个潜伏网络的悬疑高手，一个天生敏感、喜好天马行空的神游，满脑子奇特想法的怪才，虽初涉江湖，却已展现了惊人的恐怖天赋，文思细密，笔法老练，擅长不露痕迹的铺排，编织诡谲到令人窒息的氛围，然后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破转身，惊起你一身冷汗！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作者简介

王雨辰，潜伏网络的悬恐高手。  
天生敏感，喜好天马行空的神游，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虽是初涉江湖，却展现了惊人的恐怖天赋，文思细密，笔法老练，擅长不露痕迹的铺排，编织诡谲到令人窒息的氛围，然后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转身，惊起你一身冷汗！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书籍目录

第五十一夜 犬娘第五十二夜 诞第五十三夜 清明雨第五十四夜 姐妹第五十五夜 家蛇第五十六夜 偷寿第五十七夜 食发第五十八夜 拾第五十九夜 裂缝第六十夜 割喉第六十一夜 纸虎第六十二夜 背第六十三夜 抽屉第六十四夜 墙 第六十五夜 戏魂第六十六夜 婴牙第六十七夜 冥婚第六十八夜 玩具第六十九夜 针眼第七十夜 桥祭第七十一夜 尸水第七十二夜 画头第七十三夜 点穴第七十四夜 丹缘第七十五夜 回唐

## &lt;&lt;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gt;&gt;

## 章节摘录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第五十一夜 犬娘 我有一位朋友，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尤其喜欢养狗，无论是名贵的犬种，还是街头流浪的小狗，只要他看见了，绝对不会放过，一定带回家里好好抚养。

但他对狗的态度很自由，随意进出，以至于有时候他也对我说，有很多流浪犬在他家养好伤吃饱后，拉下一堆堆排泄物就摆摆尾巴摇摇屁股走了。

不过他不在乎，始终乐此不疲地重复，让我非常奇怪。

他对狗的喜爱似乎已经大大超越了正常人的情感，隐约中我觉得应该有些其他的故事。

由于从小就和他认识，我对他的家人还是很了解的，很不凑巧，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屠户，而且，专门杀狗。

要说杀狗这个行当，倒是有一位祖师爷，而且名声颇为响亮，此人正是助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的西汉第一勇士樊哙。

据《史记》记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沛人也，少时以屠狗为业”。

汉高祖刘邦与樊哙自幼就是好朋友，后结为连襟，同娶吕氏为妻，樊哙自幼家贫，住在沛邑城郊的乌龙潭（现为樊井）边，以屠狗为生，他用乌龙潭的水洗狗肉，再用乌龙潭的水煮狗肉，其味道特别鲜美香醇。

所以有很多人对狗肉情有独钟。

而同学父亲的摊位也曾一度非常红火，甚至在改革初期就给很多狗肉火锅提供肉源，很早就发了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同学的父亲却一下子放弃了，将生意卖与他人，这真是让人好生奇怪，本来想问问，但转念一想，既然别人没有主动说，自然是不便说，问起来回答不是，说谎也不是，于是干脆就压在心里不问了。

我曾经去过一次那个狗肉摊，那还是因为我父亲叫我去买点狗肉下酒，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吃狗肉，但对于孩子，尤其在那个时代，有肉吃还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于是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他曾经说如果我想要买狗肉，一定要去他爸爸那里，可以便宜些。

我自然找到他，朋友也一口答应，孩子嘛，总有些喜欢逞意气，其实他也极少去他父亲那里。

那是一个巨大的菜市场，一进去就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其中混杂着汗臭味、腐烂的菜叶味，以及浓重的血腥味和动物的粪便气味。

这种奇怪的味道让我很不舒服。

朋友一蹦一跳地带我来到了他父亲的肉摊上。

他的父亲相当高大，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结实的肌肉和宽阔的肩骨，他系着一条长长的充满油腻、闪闪发亮的深蓝色围裙，上面似乎还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

旁边有两个年轻人，正招呼着客人，负责拿肉找零钱。

我望了望肉摊，就见左边的挂钩上挂了一串串红色的肉块和内脏，旁边还有数个砧板，但上面已经是血红一片，沾着很多红色的肉末和骨头渣滓。

我旁边还有两个先到的客人，都半张着嘴巴，带着满意的眼神端详着狗肉，而且不停地指指点点。

在同学父亲的脚下，有好几个铁笼子，因为光线很暗，我只好走过去看，原来里面关着许多狗。

我无法忘记它们的眼神，很绝望，的确，非常的绝望。

它们大都只有一米多长，体形并不大，毛色很杂，都是土狗，其中一条黑色的幼犬，睁着圆圆的、毫无光泽如同塑料般的眼珠，流着泪直直地看着那个红色的砧板，接着又盯着我看。

我被盯得有些发毛。

这时候同学的父亲催促我说：“娃娃，快点，我还要赶去喝酒。

”同学父亲的声音犹如雷声一般震耳，我只好胡乱地指了一只。

“就它吧。

”我指着那条黑狗说。

它瞧见我的手指着它，开始剧烈地颤抖，整个身体都在抖动。

同学的父亲大手一挥，把笼子里的小狗拖了出来。

## &lt;&lt;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gt;&gt;

这时候，所有关在笼子里的狗都开始叫了起来，那并不是愤怒的吼叫，而是低沉的哀鸣。

我终于见识到了他们是怎样杀狗的。

朋友的父亲用一只手揪着黑狗的耳朵，像提兔子一样把它提溜起来。

被提出来的小狗没有任何的反抗，或许它知道那样做是徒劳，只是呆滞地缩着四肢。

这时，同学父亲用另外一只手拿起了一件很怪的铁器，有些像撑衣服的架子，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改造而成的，只不过前面弯曲成了一个U字形。

他把铁器的前端压在狗脖子上，黑狗整个身体被卡在地上，任凭四肢如何摆动，也无法挣脱出来，它的脖子晃悠了很久，最终不动了，小脑袋贴在了冰冷的地面上，只是它的眼睛在不停地流泪，喉咙里还不断发着呜呜的哀鸣声。

同学的父亲拿出一柄铁锤，我看见他高高举起铁锤，朝黑狗的头上砸去，霎时间我听见一记沉闷的声音，就像柴火被折断了一样。

那狗头上已经凹陷了一大块，但还没死，不停地向外吐着白沫和热气，嘴巴张得大大的，粉红色的舌头耷拉了出来，如同一条红色的带子。

很快，第二声闷响后，那黑狗不会动了，眼睛里的亮光也渐渐黯淡下去。

同学的父亲手法熟练地把狗尸提起来，挂在铁钩上，拿起一把剔骨尖刀，在狗脖子上划开一个口子，接着犹如拨香蕉皮一样，一下就把狗皮扒了下来，露出冒着热气的粉红色的肉。

我已经完全看呆了，脚下的狗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浸透了我穿着凉鞋的脚。

同学的父亲割下一大块狗后腿肉，我交了钱，脚步迟缓地走了出去。

出菜市场后我和同学都不说话，两人先前来时的兴奋和高兴一扫而光。

和他分手后，我脑袋一片空白地走回了家。

从那次后，我不再吃狗肉了，同学也是。

可我只是知道这些罢了，却不知道同学为何如此溺爱狗。

在他家，我望着满地乱跑的小狗，和眯着眼睛不知疲倦地拿着狗粮喂养它们的我的朋友，终于开口问起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养狗，并谈到了他那位杀狗的父亲。

“你还记得那次和我一起去看杀狗啊。”

他歪着脑袋笑嘻嘻地望着我，随后又表情严肃起来，“告诉你一些事吧，或许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狗。”

（下面是朋友的口吻。）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并不在身边。

由于那日寸候狗肉市场很走俏，他几乎离不开肉摊，加上那时候母亲预产期也没到，所以他就放心地出去杀狗卖肉。

结果刚刚杀完几只狗，邻居的大妈就跑过来告诉他我妈要生了，可还没等他赶到医院，我就匆匆落地了。

据母亲说，我生出来的时候就很会哭，而且讨厌我父亲。

每次他张开手走向我，我都会全身发抖，不会说话的我喉咙里发出很凄惨的鸣叫，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这让父亲很难堪，也很尴尬。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只要他待在家里，我总是会生病，而只要他离开，我的病就不治而愈了。

于是大家都众口一词，说我和父亲犯冲。

说到这里，他忽然话锋一转，“你知道胎神么？”

可能也叫胎煞。

我摇头，哪里听过这个。

他略带失望地低下眼皮，接着慢慢解释给我听。

我其实带着少数民族的血统，这点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我的母亲，是一位布依族人，虽然已经融入到汉族很久了，但布依族却一直对生育保有自己的一套习惯和风俗，当年据说我的外祖父母就十分反对母亲嫁给一位屠户，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杀气太重了。

不过他们还是结了婚，而且似乎还很顺利，父亲就靠着卖肉的钱承担养育一家人的重担。

## &lt;&lt;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gt;&gt;

布依族人认为，胎儿的怀孕形成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而胎儿在子宫里直到生产下来之前，一直处于一种似人非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状态，所以他们很脆弱，需要保护。

传说在孕妇的周围，一直存在着一种神灵，它们是死去孩子的母亲化成的，大家无法区别它们的善恶好坏，因为如果它对胎儿有益，保护胎儿，大家就敬它，叫它“胎神”；如果它对胎儿有害，加害胎儿，大家就怕它，称之为“胎煞”。

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而且在孕妇怀孕的时候，丈夫不允许狩猎、捕鱼，因为族人们认为动物和鱼类的灵魂惧怕男子，所以就会去找胎儿报复。

母亲提醒过父亲在怀我的时候不要杀戮过多，可是由于生产住院都急需用钱，父亲虽然表面答应，但还是继续杀狗卖肉。

外祖父母将我和父亲的不融洽，归咎于父亲杀狗过多遭致的报复。

无奈之下，父亲到处去求破解的法子，于是有一个老人向父亲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认一只犬娘。

说到这里，朋友似乎有些感慨，话语间停顿了一下。

而我也非常的惊讶。

“犬娘？”

”我大声地说了出来，话刚出口，方觉得有些唐突，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还好朋友并不见怪，继续往下说给我听。

是的，也难怪你反应这么大。

当时我的父亲也很惊讶，甚至非常气愤。

因为人们骂人的时候经常会骂一句狗娘养的，现在倒好，自己竟上赶着去认一只狗做母亲，虽然只是为了应运之法，和那种把名字叫得很贱、怕孩子养不大的做法有些类似，但传出去毕竟有伤颜面，所以父亲开始的时候坚决不同意。

可是当他发现，只要他在家我就紧咬嘴唇连奶都不喝的时候，只好长叹一口气，同意了那个老者的提议。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到底如何去找一只犬娘？

父母当然去询问那个老者，老者说必须找一只第一次生产幼仔的母犬，而且幼仔必须全部天生早夭，这样才符合条件。

听起来似乎容易，父亲是做杀狗生意的，自然认识不少养狗人，但实际找起来却非常困难。

狗场很大，包括种犬幼犬有几万只，不过父亲认识的都是些养肉犬的，他们很热情地为父亲查找符合条件的母犬，但一番查找下来，却一无所获。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朋友却告诉他，正好他那里有一只第一次生产而且年龄不到一岁的母犬，生下了三只，不过一天之内都没活下来，父亲一听大喜，连忙把那只母犬抱回了家。

说来奇怪，那只母犬一抱到我家就和我很有缘，它很喜欢我，总是趴在我的摇篮边上。

而我和父亲也没那么生分了，他再抱我，也不至于被我的啼哭声弄得心烦意乱了。

这是只很普通的狗，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它一直陪伴着我，家里人从来不叫它狗，而是喊犬，而我更是叫它犬娘。

我说不出它的种类，只知道它的皮毛很光滑，也很短，白色的，犹如刚刚刷过白色油漆的墙壁。

它总是喜欢用长长的毛茸茸的脑袋拱我的小手。

儿童时代能有这样的伴侣，的确让我少了许多孤单。

但是就在我和父亲的关系慢慢变好的时候，犬娘却和他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几乎每次父亲进门它都要对着父亲大吼，与对我的态度天差地别，父亲只得皱着眉头小心地绕过它，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母亲经常劝父亲放弃杀狗的营生，而父亲总是叹着气摇头，要么就是用言语敷衍，实在应付不过去了，就苦笑着感叹：“不去卖狗肉，那一家人如何生活？”

以后孩子还要上学，你以为我喜欢天天干这血肉横飞的勾当？

”母亲见父亲这样，也只好砍了话头，希望生意好些，存些钱，然后转去做点别的小生意。

## &lt;&lt;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gt;&gt;

不过生活总是事与愿违，正当父亲决定放下屠刀的时候，母亲得了场大病，将家中的积蓄几乎花得一干二净。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继续卖狗肉，而且比原先杀得还要多，而犬娘也几乎到了对他不能容忍的地步，甚至连父亲扔给它的肉或者只要是父亲触碰过的东西，它都非常憎恨或者撕咬。

有时候父亲半夜起来，居然会看见犬娘呲着牙齿，喉咙里发着咕噜咕噜的响声，坐在他的床头边盯着他。

母亲经常咳嗽着说犬娘有灵性，它可以嗅出父亲身上那股我们嗅不出的同类的血的味道。

父亲也正好借口犬娘不喜欢他，跑到外面跟一帮朋友喝酒，母亲和我都不喜欢那些人，他们总是满口的污言秽语，总是让人觉得不安，当然，犬娘更是不喜欢他们。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12岁那年。

一般犬类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虽然根据种类会有所不同，但大体十几岁的狗已经算是高龄了。

犬娘的确也已经失去了以前的那种活泼和旺盛的精力。

不过很奇特的是，自从走进我家，它就再也没有和别的狗接触过，12年来它也没有再生育过任何小狗，而是始终陪伴在我身边，虽然有时候我要去上学。

起初母亲把它关在家里，可等回来一看，所有能撕碎的东西都被它咬了，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它和我一起，所以每天放学后，我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都能看见一只白色的大狗非常老实地蹲在校门口一动不动，并不时地晃悠着脑袋等着我过来，而每次我习惯性地走过去抚摸它的脑袋时，它就会用它那黑色湿润的鼻子碰碰我的手，用暖暖的舌头舔舔我的手背，然后脚步轻快地走在我前面。

可是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要上初中，那是所不错的重点学校，父母花了很大气力才把我弄进去。

我不想去那里，因为那是所寄宿学校，也就是说每个星期的周末我才能回家，才能看见犬娘。

可是我无法拒绝父母期待的眼神，在他们看来，能上好初中才能上好高中，能上好高中才能上好大学，上了好大学毕业后才能有好工作，才能养活自己。

而这似乎也是所有为人父母者心中的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

我知道，为了能让我进重点中学，他们省吃俭用地存钱，母亲总是叮嘱父亲买最便宜的药品，而父亲也和那帮朋友断绝了交往，把酒也戒掉了。

犬娘似乎也了解我父母的一片苦心，这次并没有生气和愤怒，只是睁着眼睛低着头在我脚边转悠，时不时地发出一阵类似玩具娃娃挤压时才发出的声音。

我知道它也已经没有气力奔跑吼叫了，它越来越老了，每天都吃得很少，而且更喜欢趴在那儿将头埋在前肢里一动不动，除非是我过去抚摸它，否则它可能会一趴就是几个小时。

学校的生活很好，每天都与那么多同龄人在一起生活、吃饭、游戏和学习，让我觉得离开了犬娘原来也能这么快乐。

于是，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每次回去，也只是忙着和父母谈学校的见闻情况，与犬娘在一起戏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每次当我停下说话，无意间瞟一眼犬娘时，就会看见它失望地低垂着耳朵、夹着尾巴，脚步迟缓地离开，走到墙角趴下来，这时我会有一刹那的不舒服，就像心被掏空了一般。

直到发生那件事，我才明白自己和犬娘间的纽带一直都在。

开学的时候，下了场大雪，这个时候还下雪算是比较少见的了。

我离开家还看见犬娘蹲在门口看着我。

雪下得很大，印象中那是唯一一次这个城市下着那么大的雪，而且雪一直在下，仿佛没有停的意思。

回到学校，和不见了一个寒假的同学聊了会儿后，我便开始收拾东西。

很快，一天就过去了，可是睡觉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什么事情没有放下，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虽然那天我已经很累了。

现在想想，的确有预感这回事。

在沉静的校园里，我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叫声。

开始我以为是幻听，可是再凝神一听，的确有叫声，而且那叫声里还带着急促和沙哑。

是犬娘的声音。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我有些不敢相信，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到窗户前擦了擦被大家呼出的气息模糊了的玻璃窗。

外面有路灯，所以能看得比较清楚，雪地上白皑皑的一片，非常的空旷，我第一眼并没有看见犬娘，可是当我仔细看过之后，才发现原本皮毛就是白色的它身上已经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而它就蹲在雪上，还在仰着头叫着。

叫声已经惊醒了同学，大家纷纷埋怨着，我只好赶紧穿好衣服跑到宿舍楼下。

真的是犬娘，我再次确定了，可是我从来没带它来过这里。

而且这里离家相当的远，如果是步行，恐怕要八九个小时。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3>>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